

GUANJU

ZHAJI

# 观剧札记

赵景深 著



YE  
DU  
CONG  
SHU

读丛书

这是一个被誉为“戏曲泰斗”的专家关于戏曲所说的平易、深刻而有趣的话。

# 观剧札记

赵景深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沈蓉芳

**观剧札记**

赵景深 著

---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85,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册

---

ISBN 7-80510-134-5/J·18 定价：1.85元

##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长日退隐，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又何尝不是一件乐事？

学林无垠，书海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夜读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已多次重印，总数超过100万册，并被评为1986年“上海青年最喜爱的十本书”的丛书之一，其中《沧桑亿万年》、《被毁灭的城市》被评为全国优秀地理科普读物。第二辑在“上

海书市”期间被评为1987年“你最喜欢的十本上海版新书”之一，其中《〈金瓶梅〉漫话》获1986年度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第三辑问世后，也获得读者好评。其中《家长的修养》被《中国妇女报》主办的“向全国妇女儿童推荐最佳优秀图书活动”评为优秀图书。此外，各辑中还有多种被选为省、市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目。

这些，鼓励我们继续编出了第四辑。这一辑的题材和内容较以前更宽泛，更雅致，有了更多的名人著作，还首次收入了德国著名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漫画全集，《要你来破的奇案》把读书与推理思考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欢迎读者继续批评指正。

## 序

本书是解放 30 余年来，我所写的戏曲剧评汇编。

我研究和教学中国戏曲史已有 50 几年，平生很爱看戏。从解放初期到 1957 年为止，有外地剧团到上海来演出，《文汇报》总约我写评论。各地剧团来上海演出，他们也总来看望我，并指名要我写评论。我和上海各剧团及其演员的联系更密切。我参加过 1950 年和 1951 年上海春节戏曲竞赛的评奖和戏曲研究班的专题讲授，以及 1954 年的华东戏曲会演，又参加了 1956 年的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昆剧会演、1957 年滑（滑稽戏）话（通俗话剧）会演以及 1959 年的上海戏曲会演。我当时精力充沛，有时一个会演要长达一个月，我天天下午和晚上跑很远的路去看戏，上午又赶写剧评文章。扬剧在上海大世界演出时，我也去看过好几次。到 60 年代以后，因为“左”的思潮影响，戏曲上演的剧目锐减，进入“文革”后我也无戏可看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复苏，我又开始看戏、写文章。

我的剧评都写得不长，我喜欢写短文章。但我写剧评，总是有的放矢，不尚空言。“文革”前，我

去上海戏剧学院作过三次演讲。有一位同学听了对我说，还是你那些短短的剧评看了有收获。

我的专职工作是搞教学和研究的。但我总认为搞教学和研究，应与实际相结合。所以我自己一面在复旦大学讲授《中国戏曲研究》、《戏曲专著选读》等课，一面参加党领导的戏改运动，注意观摩优秀剧目的演出和写评论文章，我同时鼓励同学们也如此做。不少复旦大学的学生，一面听戏曲史课程，一面利用假期到各剧种的剧团去抄剧本，做整理工作，或参加业余曲社活动等等。反过来，常年在舞台上实践的演员，也应提高理论修养，注意学习和补充各种知识，增强舞台实践的自觉性，以利于思想、艺术上的提高。为此，我曾给上海的越剧演员讲解过《西厢记》、《牡丹亭》。我与外国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时，也曾请一些演员来旁听。

数十年来，我和文艺界的同志，包括干部、编剧和演员也建立了一定的交往和友谊。我对上海京、昆、淮、沪各剧种的演员也都很熟悉。我近因年迈，较少外出，而以前则经常与一些同志交流看法，互相切磋。我认为研究者和评论家应和编、导、演推心置腹，各显所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将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各种戏曲中，我最爱昆曲，我与昆曲的关系也最深。早从30年代初起，我即在上海复旦大学任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教授。为了讲课和研究的需要，我自1939年起学习和演唱昆曲。我今已八十有二，基

本上每两周仍请笛师上门一次，和我的内人李希同一起唱唱昆曲。

我学昆曲的启蒙老师是尤彩云，当时他是全福班仅存的极少数人之一。我最早学的是《玉簪记》中《琴挑》一出。不久他去世了，就改请张传芳老师教我唱曲，他一直教了我10余年。这中间我就挑元曲和汤显祖的《四梦》来学。我学唱昆曲，是为了在教学时能唱给同学们听，加强教学上的形象化，使同学们易于接受。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我娱乐。

我学会了昆曲折子戏以后，就在抗战期间到平声曲社去唱，有时也到比较老的赓春曲社去唱。我还到哨社去唱过一次(哨社常唱一些冷僻的戏)。这些曲社其实都是昆曲票房。他们常唱“同期”。“同期”就是一些曲友聚集起来练习一些唱白俱全的折子戏，准备以后登台演戏。解放以后，我觉得只是唱曲演戏还不够，就在1957年组织了上海昆曲研习社，除学唱昆曲外，还研究昆曲史、曲调、谱曲等等。曲社每周活动一次，每次先举行学术讲座，然后大家唱曲。每月还唱一次“同期”。前几年，曲社的活动就在我家举行，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借在一所中学里活动。我们的曲社受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戏曲学校的支持和帮助。

数十年来，我一直热心于昆曲事业的发展。我总想尽一切办法让昆曲传播开去。40年前，顾仲彝在上海剧专当校长时，我介绍方传芸去当教师(剧专后发展成上海戏剧学院，最近去世的方传芸一直在



该校任副教授。他可以讲是昆曲艺人中第一个当大学教授的人)。我自己也去该校上戏曲史专业课，还举行过演出活动，当时洪深也兴致勃勃地来观看我们演出。后来黄佐临开办话剧艺术馆，我又介绍张传芳去教昆曲舞蹈。又介绍张传芳去剧协上海分会，为他们详细分析昆曲《思凡》的艺术性，一句一词，一招一式，边唱边演边讲解。我认为中国的话剧要提高水平，走上世界剧坛，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民族特色，必须向昆曲学习。

昆剧，是我国现有的最古老的优秀剧种。它是各种著名剧种的“播种人”，许多剧种都受到它的影响。梅兰芳、周信芳的京剧就是最好的例子。又如越剧，在艺术指导方面也都受到了“传字辈”的熏陶。因此说中国戏曲“无戏不昆”，的是确论。

收在本集中的剧评，共有47篇文章。文章的次序按戏曲所在的地区排列，依次是：中南、西北、华北、华东。其中以评论昆曲的文章最多。

本集中《赞苏剧〈钗头凤〉》一文是和李葵南同志合写的。

赵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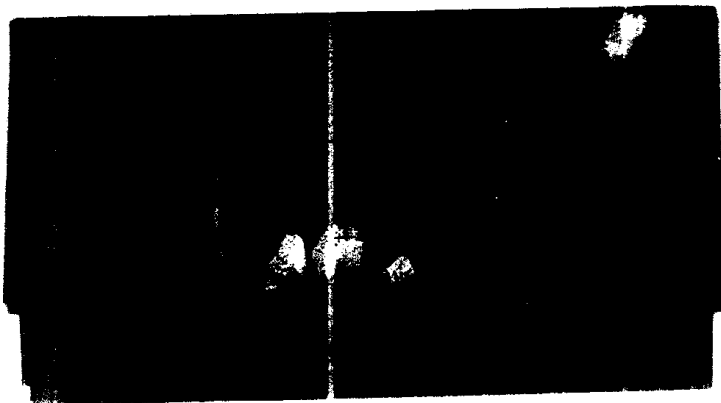
1983年9月24日

## “夜读丛书”第一辑书目

现代文坛偶拾  
被毁灭的城市  
老年心理初探  
艺林散步  
博物记趣  
沧桑亿万年  
现代国际乐坛  
人的自我测验  
家庭面面观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破案故事

## “夜读丛书”第二辑书目

《金瓶梅》漫话  
体育世界轶闻  
世界著名悲剧故事  
神与人  
无名者格言集锦  
花木谈丛  
记忆惊人的途径  
六十年戏剧见闻  
人、珍稀动物  
名菜小史



## 目 录

序	1
看了中南代表团演出后的感想	1
谈湘戏《醉打山门》	6
记川剧《一只鞋》	8
燕燕何处去?	12
《秀才外传》的来源	14
汉剧《断桥》的特色	16
《杨门女将》试新声	19
梨园新声又一花	22
从道情到陇剧	26
谈豫剧	29
《空印盒》与何文秀	32
茂腔《罗衫记》	35
闽剧《紫玉钗》	39
《织锦回文》的演变	43
越剧《屈原》的演出	45
《红梅记》与《红梅阁》	47
越剧《宝玉与黛玉》	52
略评越剧《小忽雷》	55
越剧《林冲》	57

秋香为什么笑·····	60
我看越剧《万花楼》·····	63
《哑背疯》小考·····	66
看了锡剧《孟丽君》·····	69
淮剧《白蛇传》·····	71
令人信服的人物处理·····	74
苏剧《倩女离魂》·····	76
苏剧《醉归》改得好·····	79
赞苏剧《钗头凤》·····	81
俞振飞的《醉写》·····	87
昆剧《琴挑》·····	91
昆剧《十五贯》·····	94
略谈青年艺人的昆剧演出·····	98
从《牡丹亭》说到昆剧复兴·····	101
关于《牡丹亭》的改编·····	105
《窦娥冤》照原本演出·····	108
华彩纷披《白蛇传》·····	110
看昆剧《连环记》彩排·····	112
西园犹见一枝梅·····	114
西园再赏一枝梅·····	117
十倍新芽吐异芬·····	121
观摩上海青年昆曲演员的演出·····	124
谈浙江民间昆剧·····	126
昆剧《蔡文姬》的演出·····	130
浅谈昆剧《烂柯山》·····	134
昆剧《牡丹亭》开端赞·····	137

看昆剧《牡丹亭》随感·····	139
昆曲《佳期》·····	141
编后记·····	143

## 看了中南代表团演出后的感想

这一次东北、中南、西南以及华东等区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许多优秀节目，已经在本市陆续作展览演出，使我非常兴奋。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观摩机会，让我们不出上海一步，就能看到全国戏曲的许多精华；也只有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这样的幸福看到戏改运动的蓬勃发展。7日晚看过中南区戏曲的第一次演出以后，有一点感想，认为戏曲观摩演出有下面这样两个意义：

第一是宣传祖国戏曲遗产。这次的演出简直可以说是一部活的戏剧史。我虽然钻研戏曲史将近20年，说实话，解放以前一向停留在所谓正统派的观点上，只搞杂剧传奇，对于唱腔，也只注重昆腔、京戏，其他各种地方戏曲，只是偶然涉猎，并不曾深入地去研究；甚至在长沙教中学国语两年，也从来不愿看湘剧，仍旧只看京戏；经过汉口，也不去看汉剧，在广东海丰也只看过一次潮州戏。解放以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我更应该多注重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活的地方戏曲。在7日晚所看的4个戏里面，汉剧《宇宙锋》让我约略地知道了一些

过去它是怎样地影响了京戏二黄，现在它又怎样地反过来受到二黄戏的影响。常德汉戏《思凡》让我知道了这出戏是高腔戏的系统，它的“帮腔”是一个证明。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里的长沙方言和楚剧《葛麻》里的武汉方言都非常道地，显示了地方戏曲运用方言的特色。可惜从前《剧学月刊》详细介绍过的湖南祁阳戏、张长弓整理过《鼓子曲言》的河南曲子戏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戏曲，都还不曾得到机会观摩。但我们还能看到评剧《小女婿》，近乎哑剧的、纯舞蹈的京戏《雁荡山》，明年1月间还可以看到川戏，也可以说是眼福不浅了。全国戏曲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出将改变中国戏曲史的面目。在《华东地方戏曲介绍》(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我希望东北、中南、西南都有类似这样的书出现。我更希望今后的中国戏曲史应该留下更多的篇页给地方戏曲。昆曲和京戏过去被统治阶级利用已久，我们也该尽量对旧的剧目加以整理，刮垢磨光，还它本来面目；新京剧的创造，当然更是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二是交流各地戏改经验。这次的演出可以说是生产竞赛，各自拿出戏曲改革的成绩，互相汲取优秀的经验，以此作为动力，把戏改运动更推进一步。最近本市演出沪剧《罗汉钱》，越剧《白蛇传》，江淮戏《王贵与李香香》、《千里送京娘》、《蓝桥会》等。《人民文学》、《剧本》、《说说唱唱》等刊物也都刊出了全国会演的优秀剧本。这正是各地方、各剧种艺人交流经验的好机会。7日晚张传芳、沈传芷、

郑传鉴等昆曲艺人都在看戏，那出常德汉戏《思凡》就很值得他们借鉴。自然我们也不否认昆曲《思凡》唱腔的优美，身段的边式，但与常德汉戏比较起来，我宁愿看后者，后者胜过前者。因为后者几乎句句都能懂。最难得的是，演员李福祥能够把女尼不愿牺牲青春在念经拜佛里的心情表露无遗。无论是用劲把佛经合上，或是愤愤地两手插腰，都能够突出地表达她的热情、大胆和反抗性。或者有人要嫌这太粗犷，其实好就好在这种地方。大胆反抗的戏如果演来像温吞水似的，那还有什么劲呢！还有，《刘海砍樵》可以作为戏改的范例。根据《湖南唱本提要》（广州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之一，姚逸之编）所说，这戏全本的故事是这样的：“刘海修道，每日在天平山采樵。有九尾狐狸修道于天平后山，见刘海有半仙之分，意欲盗其元气，以成正果。于刘海上山采樵时，阻立路途，要求结为夫妻。刘海拒之，另去他途，狐狸亦临途阻之。刘海不得已，乃迎之归，而仍赴天平山采樵，忽倦而睡。有石罗汉者，在天平山前修行，见九尾狐欲盗取刘海元气，乃指引之，命其沽酒将狐狸劝醉，使其吐出红珠，取而吞之，则可成正果。刘海醒觉，归，狐狸醉而口果吐红珠，海即取而吞之。狐狸酒解而究其物，海以实情告。狐狸谓石罗汉乃青石蛤蟆修成，其头中有七枚金钱，足踏金蟾一只。若用斧将其头颅劈开，取得金钱戏其金蟾，可得二仙传道。后刘海将狐狸之真情道破，狐狸即现出原身而追海，海急，避入锺馗庙。狐狸惧，



不得入，海始免于祸。海归，仍日赴天平山采樵，以斧劈石罗汉头，果取得金钱，即用以戏金蟾，因入南天门为仙云。”末附考订云：“刘海住常德府武陵县丝瓜井，相传谓武陵北之太阳山，即刘海采樵处，该山离城仅20余里云。”刘海的住址，在戏中刘海的说白里也已谈到。本来的故事是狐狸要盗刘海的元气，还要吃掉刘海，现在改为狐狸帮助刘海一同劳动；这不仅改得很好，我相信它也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这戏最后有比古调，互相称赞为牛郎织女以及董永和张七姐，这就很明白地指出这故事属于“天鹅处女式”（详见拙编《童话学ABC》），甚至田螺精的故事也是属于这一型式的。这正是劳动人民的想象；倘若照原样演出，所表现的是相互都很自私；我们现在是刮垢磨光，显出光辉来了。《葛麻》一剧，使我想起普希金的叙事诗《牧师和工人巴尔达的故事》，以及我国无数地主与长工的故事，都是充满了讽刺和幽默的。《宇宙锋》说明赵艳容与匡扶的夫妻关系，宇宙锋是匡家的名剑；这样，赵艳容装疯，将赵高当作她的爱人匡扶，点明这一点，方才入情入理。过去有人把宇宙锋硬改作宇宙疯，并以“我要上天，我要入地”作证，简直是痴人说梦。陈伯华演到装疯时，突然把头一回，眼睛直望着赵高，走上前去，赵高步步倒退，这一点也是值得京戏演员学习的。尽管《思凡》、《宇宙锋》这一类的戏与昆曲京剧同戏名、同戏词，但其表达的方式却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